

妖娆记

新居奠定了婚姻的格局，厨房决定了他们见少离多，前途未卜。婚后的她最终还是一人食。

厨房里的孤独太太

【文/于是】



L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外食族。从他记事起，父母离异后，带着他的母亲就基本上没时间在家煮饭，他的零用钱十有八九都用在下馆子上。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，不停地见客户，吃饭的排场越来越大，要求越来越高。然后，他结婚了。

L太太早先是外卖族。以前，午餐在公司叫外卖，晚餐回家叫外卖，或是呼朋唤友凑个饭局，但在结婚后拥有了一间设施齐备的宽敞厨房，便有了学习烹饪的念头。要说动机，决不是为了“留住男人的胃”，而是看了太多出租车里的“一人食”之类的节目后，对自制美食这件事有了憧憬。和许多这几年开始动心的潮人一样，她认为会下厨的男人是性感的，会下厨的女人是幸福的，也可能因为年纪大了，对外食的质量颇有忧虑。总之，L太太买足了各种配料，让厨房变成了大型试验基地。

基地的武装力量很强大，毕竟，最贵的锅也不如名牌包包的十分之一贵，L夫妇招架得住。但成员始终只有这位太太——手忙脚乱、缺乏训练、临阵磨枪的初级战备力量，舞刀弄枪时不能命中要害，硝烟弥漫时不能直冲高地，战火凶猛时不能精准灭敌，总之，火候永远欠佳，食材大都浪费。

但L太太有热情，对自己很有信心。操练了一两年，虽不能快准狠地置备出一桌年夜饭，但喂饱自己是没问题的。她喜欢的那几道菜，经过千锤百炼，至少能保证七八成的色香味。L太太最有兴趣的就是周末大战，早早起来给老公秀一手法式面包三明治，中午来一碗红烧牛肉面，再用一下午煲一锅老鸭汤。

这时，问题来了。

L先生吃惯了馆子，养成了几大恶习：每道菜只吃几口，不喜欢的一口不碰，没有光盘意识。这样吃，在馆子里不丢人，在家里却很伤人。L太太做的炒菜，没有一次能吃完。至于她兴致高昂模仿西餐馆的那几道香煎鳕鱼、香煎牛扒、香煎带子。L先生要么觉得不够香，要么觉得不够嫩，要么觉得摆盘很丑。用五星酒店厨师的标准去衡量她的厨艺，那她绝对是输定了。

所以，没有乐趣。只要和他同桌，她就忐忑、自责或委屈。他在他的眼神、语调、搁下的筷子里只看到失望，更糟的是，还会有下意识的鄙夷。

秀色可餐亦可废。女人对厨房的爱，得不到餐桌上另一个人的爱，就像空军得不到陆军的支援，难免狂轰滥炸，无的放矢，最终一片狼藉。

乐活记

安全感？不需要，也不存在！每一站都是短暂停留，不管是婚姻还是人生，我们都愿意以一颗游荡的心去更广阔的空间探索。

居所安全感

【文/老何】

结婚之前，我已经习惯了居无定所：成都、华盛顿、重庆、北京后来是上海，每个城市都是匆匆而过，就像本雅明创造的法文单词“flaneur”，意为一个闲逛在城市里的浪荡子。母亲提起我也称呼我为“浪荡不肖女”，每次来电话的40分钟，都在表明她的种种担心，尽管总结下来只有两条：一是东走西顾不利于成家，二是漂泊久了人没有归属感心会“野”。

至今我也不明白她说的“野”到底指什么。我17岁进了大学就开始玩摩托车，后来几乎痴迷所有极限运动，就算是这些离经叛道也没能够上她心里的“野”这个词，怎么单单就漂泊这件事让她这么咬牙切齿？

好在担心的第一桩终于没有应验，我不仅成家了，而且还是十足的“裸婚”。先生跟我在淮海路上租了一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，好在天台足够大，大到可以在这里搭一个蒙古包。母亲在婚礼前看到我的“住处”，据说偷偷抹了眼泪。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她原本一生奔忙，到老时有了自己的大平层和小园子，这就是她的“根基”、她的幸福。我那个

晚上能看星星的蒙古包，饶是筑基坚固，在她眼里也不过是一个浮萍，写满了大城市的艰辛与不安。

她不想也不必懂，她的未来女婿如何一木一石地建造这个空间——几十年的生活经验，让她迷信那种叫作“沉没成本”的东西。只有付出的越多，婚姻破裂的成本才越高，顺着这个逻辑，只有房子足够贵婚姻才稳固。

她不明白的是，时代的节奏早就暗暗加速，长时间稳固的东西早已不复存在了。不管是婚姻还是工作，渴望寄托于外物求个“长久”都是妄想。27岁之前，我身边所有结过婚的闺蜜都离婚一次以上，而她们结婚时得到的房子，并没有在关键时刻起到挽救婚姻的作用。

也许是看透这个本质，我对房子没有执念，那不过是一个盛放时间的容器。容器的形状是不重要的，流淌其间的光阴才重要。在婚姻状态中的共处是短暂的，更长的时间仍然是跟自己的独处。或许，保持两个灵魂的绝对独立、相对自由，才是婚姻不易破裂的根本。这份自信和笃定，来自于内心的安全感，与居所实在没有关联。

工心记

>>>

我的工作俗称“买手”，大名叫作merchandising，一般译成“商品部”。但若描述实际工作内容，更妥当的说法应该是“采购销售部”。采购回来的包包衣服鞋子都是用来做生意的，商品的售罄率和营业额的成长才是我的指标。

花掉的钱都要转化为销售，所以买货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，对着这个包包那条裙子指指点点就行的，买手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大量的计算和分析，对未知和未来做出判断。不过呢，由于时装多变，在科学计算之上，还需要匹配眼力和勇气，这就给这份工作增添了一丢丢神秘的光环，而且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。

但近来我有点怀疑了。怀疑不久的将来，这个职业也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。无缝隙的信息网让时装界原来的节奏和神秘感荡然无存，相连趋同的潮流、历史档案的复刻和制造爆款的套路，完全可以让AI学习。搞不好连Studio都可以引入人工智能，不分昼夜爬上所有网络搜刮灵感，民族风走进封闭山村，未来风直登三体世界，总有一天超越人类的想象。

或许AI天生不具有的是人类的审美观，但那也是可以学习的。每个时代被推崇的美感及其表现，必然能被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所解释。在年轻文化驱动的今日，AI调出相关文件夹就能找到指导。迷恋LOGO、街头文化、音乐元素与时装结合、复古情调、自我中心视角……回到上世纪80年代，又何尝没有相通之处？

昨天收到一条短信，我一时好奇买入的“AI投”报告分红100大洋。纵然微薄，但在另外两个传统基金都亏损的情况下，还是带来了热昏天的小清凉。过了一会儿我忧从心来，决定去找儿子谈谈。这孩子缺乏艺术和创意，擅长计算和推理，掐指一算恐怕以后是要输给AI，决意要未雨绸缪，加强文化建设，增加综合竞争力。

孩子心不在焉地听我叨叨着，逮着个停顿，抬起头来看看我说：“那我以后买个机器人替我去上班不就行了？”

荒唐，又并非不可能，未来的人类必然是与人工智能交织的存在。老母亲最为好奇的是到那个时候，时装会变成什么样，人类推崇以什么为美？

时装的演变和更迭从未脱离人类社会的环境，更何况我们的日常行为早已被大数据的天罗地网一一收集，AI预测流行仿佛指日可待。

与AI共世界

【文/瞧爱】

